

三国演义

〔明〕罗贯中◎著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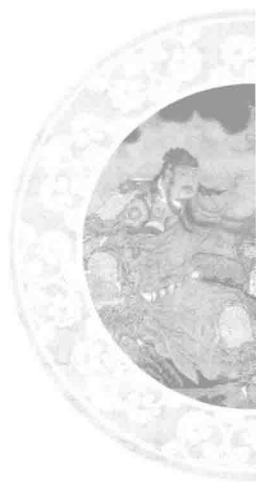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三国演义

〔明〕罗贯中◎著

〔第三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国演义 / (明) 罗贯中著.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 12 重印
ISBN 978-7-80528-980-9

I. 三… II. ①罗…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016 号

San Guo Yan Yi

三 国 演 义 (三)

作 者: (明) 罗贯中

责任编辑: 范中华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9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1012 千字

印 张: 5

书 号: ISBN 978-7-80528-980-9

定 价: 150.00 (全六册)

目 录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博望坡军师初用兵	289
第四十回	蔡夫人议献荆州 诸葛亮火烧新野	297
第四十一回	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	304
第四十二回	张翼德大闹长坂桥 刘豫州败走汉津口	313
第四十三回	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	319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	327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会蒋干中计	334

第四十六回	用奇谋孔明借箭 献密计黄盖受刑	343
第四十七回	阨泽密献诈降书 庞统巧授连环计	351
第四十八回	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	357
第四十九回	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	363
第五十回	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	371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战东吴兵 孔明一气周公瑾	377
第五十二回	诸葛亮智辞鲁肃 赵子龙计取桂阳	384
第五十三回	关云长义释黄汉升 孙仲谋大战张文远	391
第五十四回	吴国太佛寺看新郎 刘皇叔洞房续佳偶	398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孙夫人 孔明二气周公瑾	405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铜雀台	412
	孔明三气周公瑾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卧龙吊丧	419
	耒阳县凤雏理事	
第五十八回	马孟起兴兵雪恨	427
	曹阿瞞割须弃袍	
第五十九回	许褚裸衣斗马超	435
	曹操抹书间韩遂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博望坡军师初用兵

却说孙权督众攻打夏口，黄祖兵败将亡，情知守把不住，遂弃江夏，望荆州而走。甘宁料得黄祖必走荆州，乃于东门外伏兵等候。祖带数十骑突出东门。正走之间，一声喊起，甘宁拦住。祖于马上谓宁曰：“我向日不曾轻待汝，今何相逼耶？”宁叱曰：“吾昔在江夏，多立功绩。汝乃以劫江贼待我，今日尚有何说？”

黄祖自知难免，拨马而走。甘宁冲开士卒，直赶将来，只听得后面喊声起处，又有数骑赶来。宁视之，乃程普也。宁恐普来争功，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黄祖。祖中箭翻身落马，宁枭其首级，回马与程普合兵一处，回见孙权，献黄祖首级。权命以匣盛贮，待回江东祭献于亡父灵前，重赏三军，升甘宁为都尉，面议欲分兵守江夏。张昭曰：“孤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东。刘表知我破黄祖，必来报仇。我以逸待劳，必败刘表。表败而后乘势攻之，荆襄可得也。”

权从其言，遂弃江夏，班师回江东。苏飞在槛车内，密使人告甘宁求救。宁曰：“飞即不言，吾岂忘之？”大军既至吴会，权命将苏飞枭首，与黄祖首级一同祭献。甘宁乃入见权，顿首哭告曰：“某向日若不得苏飞，则骨填沟壑矣，安能效命将军麾下哉？今飞罪当诛，某念其昔日之恩情，愿纳还官爵，以赎飞罪。”权曰：“彼既有恩于君，吾为君赦之；但彼若逃去，奈何？”宁曰：“飞得免诛戮，感恩无地，岂肯走乎？若飞去，宁愿将首级献于阶下。”权乃赦苏飞，只将黄祖首级祭献。祭毕设宴，大会文武

庆功。

正饮酒间，忽见座上一人大哭而起，拔剑在手，直取甘宁。宁忙举坐椅以迎之。权惊视其人，乃凌统也。因甘宁在江夏时，射死他父亲凌操，今日相见，故欲报仇。权连忙劝住，谓统曰：“兴霸射死卿父，彼时各为其主，不容不尽力。今既为一家人，岂可复理旧仇？万事皆看吾面。”凌统叩头大哭曰：“不共戴天之仇，岂容不报？”

权与众官再三劝之，凌统只是怒目而视甘宁。权即日命甘宁领兵五千、战船一百只，往夏口镇守，以避凌统。宁拜谢，领兵自往夏口去了。权又加封凌统为承烈都尉，统只得含恨而止。东吴自此广造战船，分兵守把江岸；又命孙静引一枝军守吴会；孙权自领大军，屯柴桑；周瑜日于鄱阳湖教练水军，以备攻战。

话分两头。却说玄德差人打探江东消息，回报：“东吴已攻杀黄祖，现今屯兵柴桑。”玄德便请孔明计议。

正话间，忽刘表差人来请玄德赴荆州议事。孔明曰：“此必因江东破了黄祖，故请主公商议报仇之策也。某当与主公同往，相机而行，自有良策。”

玄德从之，留云长守新野，令张飞引五百人马跟随往荆州来。玄德在马上谓孔明曰：“今见景升，当若何对答？”孔明曰：“当先谢襄阳之事。他若令主公去征讨江东，切不可应允，但说容归新野，整顿军马。”

玄德依言，来到荆州，馆驿安下，留张飞屯兵城外。玄德与孔明入城见刘表。礼毕，玄德请罪于阶下。表曰：“吾已悉知贤弟被害之事。当时即欲斩蔡瑁之首，以献贤弟，因众人告免，故姑恕之。贤弟幸勿见罪。”玄德曰：“非干蔡将军之事。想皆下人所为耳。”表曰：“今江夏失守，黄祖遇害，故请贤弟共议报复之策。”玄德曰：“黄祖性暴，不能用人，故至此祸。今若兴兵南征，倘曹操北来，又当奈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

事，贤弟可来助我。我死之后，弟便为荆州之主也。”玄德曰：“兄何出此言？量备安敢当此重任？”

孔明以目视玄德。玄德曰：“容徐思良策。”遂辞出，回至馆驿。孔明曰：“景升欲以荆州付主公，奈何却之？”玄德曰：“景升待我，恩礼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夺之？”孔明叹曰：“真仁慈之主也！”

正商论间，忽报公子刘琦来见。玄德接入。琦泣拜曰：“继母不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望叔父怜而救之。”玄德曰：“此贤侄家事耳，奈何问我？”孔明微笑。玄德求计于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亮不敢与闻。”

少时，玄德送琦出，附耳低言曰：“来日我使孔明回拜贤侄，可如此如此，彼定有妙计相告。”琦谢而去。

次日，玄德只推腹痛，乃浼孔明代往回拜刘琦。孔明允诺，来至公子宅前下马，入见公子。公子邀入后堂。茶罢，琦曰：“琦不见容于继母，幸先生一言相救。”孔明曰：“亮客寄于此，岂敢与人骨肉之事？倘有泄漏，为害不浅。”说罢，起身告辞。琦曰：“既承光顾，安敢慢别？”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饮。

饮酒之间，琦又曰：“继母不见容，乞先生一言救我。”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谋也。”言讫，又欲辞去。琦曰：“先生不言则已，何便欲去？”孔明乃复坐。琦曰：“琦有一古书，请先生一观。”乃引孔明登一小楼。孔明曰：“书在何处？”琦泣拜曰：“继母不见容，琦命在旦夕，先生忍无一言相救乎？”

孔明作色而起，便欲下楼，只见楼梯已撤去。琦告曰：“琦欲求教良策，先生恐有泄漏，不肯出言；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赐教矣。”孔明曰：“‘疏不间亲’，亮何能为公子谋？”琦曰：“先生终不幸教琦乎？琦命固不保矣。请即死于先生之前。”乃掣剑欲自刎。孔明止之曰：“已有良计。”琦拜曰：“愿即赐教。”孔明曰：“公子岂

不闻申生、重耳之事乎？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今黄祖新亡，江夏乏人守御，公子何不上言，乞屯兵守江夏？则可以避祸矣。”

琦再拜谢教，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楼。孔明辞别，回见玄德，具言其事。玄德大喜。次日，刘琦上言，欲守江夏。刘表犹豫未决，请玄德共议。玄德曰：“江夏重地，固非他人可守，正须公子自往。东南之事，兄父子当之；西北之事，备愿当之。”表曰：“近闻曹操于邳郡作玄武池以练水军，必有南征之意，不可不防。”玄德曰：“备已知之，兄勿忧虑。”遂拜辞回新野。刘表令刘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镇守。

却说曹操罢三公之职，自以丞相兼之，以毛玠为东曹掾；崔琰为西曹掾；司马懿为文学掾。懿字仲达，河内温人也；颍川太守司马隼之孙，京兆尹司马防之子，主簿司马朗之弟也。自是文官大备，乃聚武将商议南征。夏侯惇进曰：“近闻刘备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为后患，可早图之。”

操即命夏侯惇为都督；于禁、李典、夏侯兰、韩浩为副将；领兵十万，直抵博望城，以窥新野。荀彧谏曰：“刘备英雄，今更兼诸葛亮为军师，不可轻敌。”惇曰：“刘备鼠辈耳，吾必擒之。”徐庶曰：“将军勿轻视刘玄德。今玄德得诸葛亮为辅，如虎生翼矣。”操曰：“诸葛亮何人也？”庶曰：“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计。真当世之奇士，非可小觑。”

操曰：“比公若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如萤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夏侯惇曰：“元直之言谬矣。吾看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惧哉！吾若不一阵生擒刘备，活捉诸葛，愿将首级献与丞相。”操曰：“汝早报捷书，以慰吾心。”惇奋然辞曹操，引军登程。

却说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关、张二人不悦，曰：

“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两弟勿复多言。”关、张见说，不言而退。

一日，有人送犛牛尾至。玄德取尾亲自结帽。孔明入见，正色曰：“明公无复有远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投帽于地而谢曰：“吾聊假此以忘忧耳。”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众，不过数千人，万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敌。”玄德遂招新野之民，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阵法。忽报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万，杀奔新野来了。张飞闻知，谓云长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敌便了。”

正说之间，玄德召二人入，谓曰：“夏侯惇引兵到来，如何迎敌？”张飞曰：“哥哥何不使‘水’去？”玄德曰：“智赖孔明，勇须二弟，何可推调？”关、张出，玄德请孔明商议。孔明曰：“但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玄德便以剑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张飞谓云长曰：“且听令去。看他如何调度。”

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军马。云长可引一千军往豫山埋伏。等彼军至，放过休敌。其辎重粮草，必在后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纵兵出击，就焚其粮草。翼德可引一千军去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旧屯粮草处纵火烧之。关平、刘封可引五百军，预备引火之物，于博望坡后，两边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于樊城取回赵云，令为前部，不要赢，只要输。——“主公自引一军为后援。各须依计而行，勿使有失。”

云长曰：“我等皆出迎敌，未审军师却作何事？”孔明曰：

“我只坐守县城。”张飞大笑曰：“我们都去厮杀，你却在家里坐地，好自在！”孔明曰：“剑印在此，违令者斩！”玄德曰：“岂不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二弟不可违令。”张飞冷笑而去。云长曰：“我们且看他的计应也不应，那时却来问他未迟。”

二人去了。众将皆未知孔明韬略，今虽听令，却都疑惑不定。孔明谓玄德曰：“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来日黄昏，敌军必到，主公便弃营而走。但见火起，即回军掩杀。亮与糜竺、糜芳引五百军守县，命孙乾、简雍准备庆喜筵席，安排‘功劳簿’伺候。”派拨已毕，玄德亦疑惑不定。

却说夏侯惇与于禁等引兵至博望，分一半精兵作前队，其余尽护粮车而行。时当秋月，商飙徐起。人马趲行之间，望见前面尘头忽起。惇便将人马摆开，问乡导官曰：“此间是何处？”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后面是罗川口。”

惇令于禁、李典押住阵脚，亲自出马阵前。遥望军马来，惇忽然大笑。众问：“将军为何而笑？”惇曰：“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夸诸葛亮为天人！今观其用兵，乃以此等军马为前部，与吾对敌，正如驱犬羊与虎豹斗耳！吾于丞相前夸口，要活捉刘备、诸葛亮，今必应吾言矣。”遂自纵马向前。赵云出马。惇骂曰：“汝等随刘备，如孤魂随鬼耳！”

云大怒，纵马来战。两马相交，不数合，云诈败而走。夏侯惇从后追赶。云约走十余里，回马又战，不数合又走。韩浩拍马向前谏曰：“赵云诱敌，恐有埋伏。”惇曰：“敌军如此，虽十面埋伏，吾何惧哉！”遂不听浩言，直赶至博望坡。一声炮响，玄德自引军冲将过来，接应交战。夏侯惇笑谓韩浩曰：“此即埋伏之兵也！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罢兵！”乃催军前进。玄德、赵云退后便走。

时天色已晚，浓云密布，又无月色；昼风既起，夜风愈大。

夏侯惇只顾催军赶杀。于禁、李典赶到窄狭处，两边都是芦苇。典谓禁曰：“欺敌者必败。南道路狭，山川相逼，树木丛杂，倘彼用火攻，奈何？”禁曰：“君言是也。吾当往前为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后军。”李典便勒回马，大叫：“后军慢行！”人马走发，那里拦挡得住。于禁骤马大叫：“前军都督且住！”

夏侯惇正走之间，见于禁从后军奔来，便问何故。禁曰：“南道路狭，山川相逼，树木丛杂，宜防火攻。”夏侯惇猛省，即回马令军马勿进。

言未已，只听背后喊声震起，早望见一派火光烧着；随后两边芦苇亦着。一霎时，四面八方，尽皆是火。又值风大，火势愈猛。曹家人马，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赵云回军赶杀，夏侯惇冒烟突火而走。

且说李典见势头不好，急奔回博望城。时火光中一军拦住。当先大将，乃关云长也。李典纵马混战，夺路而走。于禁见粮草车辆，都被火烧，便投小路奔逃去了。夏侯兰、韩浩来救粮草，正遇张飞。战不数合，张飞一枪刺夏侯兰于马下。韩浩夺路走脱。直杀到天明，却才收军。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后人有诗曰：

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

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残军，自回许昌。

却说孔明收军。关、张二人相谓曰：“孔明真英杰也！”行无数里，见糜竺、糜芳引军簇拥着一辆小车，车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关、张下马拜伏于车前。

须臾，玄德、赵云、刘封、关平等皆至，收聚众军，把所获粮草辎重，分赏将士，班师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

孔明回至县中，谓玄德曰：“夏侯惇虽败去，曹操必自引大

军来。”玄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计，可敌曹军。”正是：

破敌未堪息战马，避兵又必赖良谋。

未知其计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回

蔡夫人议献荆州 诸葛亮火烧新野

却说玄德问孔明求拒曹兵之计。孔明曰：“新野小县，不可久居。近闻刘景升病在危笃，可乘此机会，取彼荆州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后悔何及！”玄德曰：“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孔明曰：“且再作商议。”

却说夏侯惇败回许昌，自缚见曹操，伏地请死。操释之。惇曰：“惇遭诸葛亮诡计，用火攻破我军。”操曰：“汝自幼用兵，岂不知狭处须防火攻？”惇曰：“李典、于禁曾言及此，悔之不及！”操乃赏二人。惇曰：“刘备如此猖狂，真腹心之患也，不可不急除。”操曰：“吾所虑者，刘备、孙权耳。余皆不足介意。今当乘此时扫平江南。”便传令起大兵五十万，令曹仁、曹洪为第一队；张辽、张郃为第二队；夏侯渊、夏侯惇为第三队；于禁、李典为第四队；操自领诸将为第五队。每队各引兵十万。又令许褚为折冲将军，引兵三千为先锋。选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师。

大中大夫孔融谏曰：“刘备、刘表皆汉室宗亲，不可轻伐。孙权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险，亦不易取。今丞相兴此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刘备、刘表、孙权皆逆命之臣，岂容不讨？”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谏者必斩。孔融出府，仰天叹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败乎！”

时御史大夫郗虑家客闻此言，报知郗虑。虑常被孔融侮慢，

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又与祢衡相善。衡赞融曰：‘仲尼不死’。融赞衡曰：‘颜回复生’。向者祢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幼，时方在家，对坐弈棋。左右急报曰：“尊君被廷尉执去，将斩矣。二公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

言未已，廷尉又至，尽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斩之，号令融尸于市。京兆脂习伏尸而哭。操闻之，大怒，欲杀之。荀彧曰：“彧闻脂习常谏融曰：‘公刚直太过，乃取祸之道。’今融死而来哭，乃义人也，不可杀。”操乃止。习收融父子尸首，皆葬之。后人诗赞孔融曰：

孔融居北海，豪气贯长虹。

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文章惊世俗，谈笑侮王公。

史笔褒忠直，存官纪大中。

曹操既杀孔融，传令五队军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等守许昌。

却说荆州刘表病重，使人请玄德来托孤。玄德引关、张至荆州见刘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托孤于贤弟。我子无才，恐不能承父业。我死之后，贤弟可自领荆州。”玄德泣拜曰：“备当竭力辅贤侄，安敢有他意乎？”

正说间，人报曹操自统大兵至。玄德急辞刘表，星夜回新野。刘表病中闻此信，吃惊不小，商议写遗嘱，令玄德辅佐长子刘琦为荆州之主。蔡夫人闻之大怒，关上内门，使蔡瑁、张允二人把住外门。时刘琦在江夏，知父病危，来至荆州探病。方到外门，蔡瑁挡住曰：“公子奉父命镇守江夏，其任至重。今擅离职守，倘东吴兵至，如之奈何？若人见主公，主公必生嗔怒，病将转增，非孝也，宜速回。”

刘琦立于门外，大哭一场，上马仍回江夏。刘表病势危笃，望刘琦不来，至八月戊申日，大叫数声而死。后人诗叹刘表曰：

昔闻袁氏居河朔，又见刘君霸汉阳。

总为北晨致家索，可怜不久尽销亡。

刘表既死，蔡夫人与蔡瑁、张允商议，假写遗嘱，令次子刘琮为荆州之主，然后举哀报丧。时刘琮年方十四岁，颇聪明，乃聚众言曰：“吾父弃世，吾兄现在江夏，更有叔父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为主，倘兄与叔兴兵问罪，如何解释？”

众官未及对，幕官李珪答曰：“公子之言甚善。今可急发哀书至江夏，请大公子为荆州之主，就命玄德一同理事。北可以敌曹操，南可以拒孙权。此万全之策也。”蔡瑁叱曰：“汝何人，敢乱言以逆主公遗命！”李珪大骂曰：“汝内外朋谋，假称遗命，废长立幼，眼见荆襄九郡，送于蔡氏之手！故主有灵，必当殛汝！”

蔡瑁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斩之。李珪至死大骂不绝。于是蔡瑁遂立刘琮为主。蔡氏宗族，分领荆州之兵，命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守荆州。蔡夫人自与刘琮前赴襄阳驻扎，以防刘琦、刘备，就葬刘表之棺于襄阳城东汉阳之原，竟不讣告刘琦与玄德。

刘琮至襄阳，方才歇马，忽报曹操引大军径望襄阳而来。琮大惊，遂请蒯越、蔡瑁等商议。东曹掾傅巽进言曰：“不特曹操兵来为可忧；今大公子在江夏，玄德在新野，我皆未往报丧，若彼兴兵问罪，荆襄危矣。巽有一计，可使荆襄之民，安如泰山，又可保全主公名爵。”琮曰：“计将安出？”巽曰：“不如将荆襄九郡，献与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

琮叱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业，坐尚未稳，岂可便弃之他人？”蒯越曰：“傅公悌之言是也。夫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今曹操南征北讨，以朝廷为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顺。且主公新立，外患未宁，内忧将作。荆襄之民，闻曹兵至，未战而